

文献综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动因、模式与演化

高运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在制造业产业集群基础上开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认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制度与环境 and 区位选择是影响集聚的主要动因。随着信息通讯技术普遍运用及知识密集程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对整个产业链的融合程度和产业关联效应显著增加，且降低对地理区位的要求，在传统集聚模式基础上不断涌现出虚拟、生态和链群等创新集聚模式。本文针对现有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影响因素、集聚模式和演化动力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和简单评述。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影响因素；演化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3）05-0016-11

为了降低组织运营成本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断把制造业活动外置，带动了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Weinstein，1977）。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后存在广泛的产业关联效应，成为市场资源强大的“调配器”（Coffey，1991），并能提高整体经济绩效。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开始研究，国内研究则刚刚起步，目前我国各地纷纷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故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动因、模式以及集聚和扩散关系的研究，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基础上，找寻适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模式及发展演变规律，培育集聚的“根植性”非常有必要。

一、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含义

（一）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指对其他行业（包括服务业）中间投入的服务（程大中，2006），其理论渊源为Machlup（1962）、Greenfield（1966）和Kuznets（1966，1971）等的研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则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Markusen，1989；Geo，1990；Beyers，1994；Illeris，1996）。国内对于生产

收稿日期：2012-11-26。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ZS207）。

作者简介：高运胜，男，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服务经济。

性服务业研究始于20世纪末,主要是对国外研究的延续(侯学刚,1997;阎小培,2003;李江帆,2003;郑吉昌,2005;程大中,2006;刘志彪,2006),但只是对其含义和行业划分更加细化,研究框架或者方法没有相应突破。

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商业服务业(FIRE)(Browning and Singelman, 1975),以及广告、市场调查、会计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等行业,体现为知识与技术密集(Geo and Shanahan, 1990)。Guerrieri和Meliciani(2004)从产业链的角度把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四大类:上游、中游、下游及其整个服务过程,其中金融、资讯和商业服务被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产业。

具有高智力、高集聚、高成长、高辐射、高就业效应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的特征为:(1)中间投入特性,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中间投入品,用来生产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Coffey and Polese, 1989);(2)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具有“黏合剂”作用(Riddle, 1986);(3)高度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具有显著的高素质人才集聚效应,既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又促使人力和资本变得更加专业化(Grubel and Walker, 1989);(4)空间可分性,Drennan等(1989)指出跨国企业全球分散化生产布局过程中,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体系不断增加对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需求,并改变了世界城市产业布局变化;(5)布局呈现集中分布和集聚态势;Wernerheim和Sharpe(2001)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产业集群发展密切相关。

近期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外化(externalization)或业务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和产业间日趋融合的发展特征(Fixler and Siegel, 1990;李美云,2006)。

(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①就是指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大量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中(Keeble and Nacham, 2001),张树林(2007)认为集聚的实质是由于社会分工的深化导致服务商在供应链上的集聚。秦远建(2006)也认为其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价值链各个环节之中,一个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保持“上游”、“中游”和“下游”3个价值链环节的服务优势,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及其服务业之间集聚成围绕产业链的企业网络,通过相互产业关联,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见图1)。

^① 本文采用集聚(agglomeration)概念是指产业从分散到集中空间分布及其转变过程中初始形态,集聚并不一定会形成集群(cluster),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必须条件而非全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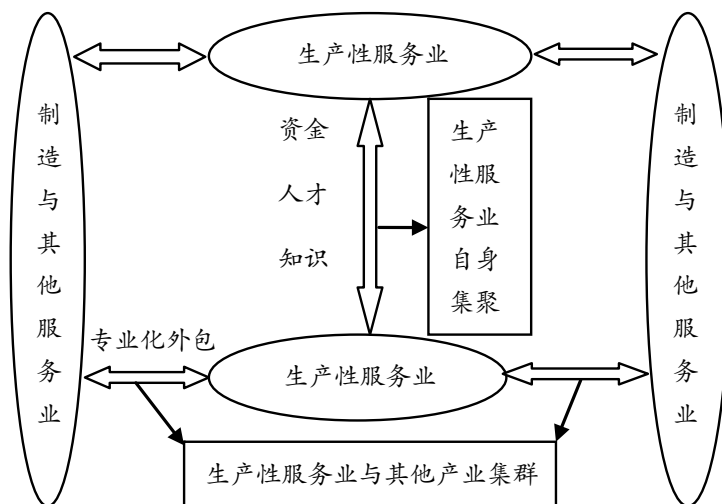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网络图（秦远建，代晶，2006）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动因

Marshall(1920)、Webber(1929)、Hoover(1948)、Porter(1990, 1998)，都认为集聚的根本原因在于获得外部经济，面对面增加信任降低交易成本；Moullaert和Gillouj(1993)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向其他相关提供定制化信息、专业技能和知识。根据集聚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企业自发形成，根植性强的内生“原发型”集聚，主要依靠地区区位、传统工业基础或者独特自然禀赋优势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相结合而成，这种集聚离开当地的传统或者创业环境网络，则往往难以生存，且企业间内在交流较多，溢出效应显著；另外一种属于依靠政府规划吸收FDI而给予相应的税费优惠待遇而形成的外生“嵌入型”集聚模式，该种集聚类型可以人为设置于产业链的任何位置，制度设计在集聚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企业间交流相对较少，根植性相对较弱（郑文智，2006）。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动因表现为：

（一）各种类型的生产要素丰裕度

生产要素指生产或者提供某种服务需要的各种投入条件，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因素、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以及交通和信息机场设施等，这些要素又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basic factor）和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初级主要指天然资源，高级主要指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和人力、大学研究机构等（曾国宁，2006）。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范围和辐射范围远远超越城市的界限。Alexander(1970)对伦敦、悉尼和多伦多等城市的事务所调查后发现，企业经营者追求集聚主要是为了有利于接近政府机关、顾客、关联企业、其他服务业和

决策集中。同时,高级生产要素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持续和决定性因素。Deniels (1985)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面对面联系方式越来越少,但是传统、威望、劳动力等经济因素都会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办公场所向中央商务区(CBD)集中;Naresh和Gary(2001、2004)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了伦敦金融业集聚能够增加声誉,能够更加接近大的、专业的劳动力和更加接近顾客和供应商,同时便于企业获取创新、发展新市场以及获得送达服务和产品更加有效的方式,特别是在更加紧凑的空间距离能够通过面对面接触增加个人之间关系的原因(高运胜,2008)。

(二) 市场供需条件

Senn(2003)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一方面就是缘于经济环境和快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或者降低风险,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往往形成集聚。Pandit(2003)则认为供应一方有利于获得专业化劳动力和服务企业的支持性服务;从需求一方,若选址于著名的服务业集聚区则不但提高了企业的声誉,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企业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长期维护客户关系。很多制造业把服务独立或者外置以后,这些企业活动会带来金融业、信息服务业、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在一定区域内需求,并会导致很多相关上下游关联产业的集聚。Illeris(1989)把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因素归纳为享受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机会;Keeble和Nacham(2001)认为制造业通过集聚主要从供应和需求角度来考虑,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通过集聚学习和创新环境角度来探询集聚利益,还和这些企业需要进入全球网络资格有关,一旦进入大都市知识密集服务业集聚区就能够获得发展全球化联系的额外优势。Andersson(2004)调查了横跨瑞典功能区生产者服务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区位选择的一致性趋向,曾国宁(2006)也认为需求者的区位选择、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集聚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三) 制度和环境

制度和环境因素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法制环境和政府行为是最主要的因素,市场竞争结构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区位知名度、社会和居住环境、办公设施等条件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要考虑的方面。Senn(1993)认为,缘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正是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的需求,促使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形成集聚经济。Stein(2002)从文化资本的角度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主要因为接近一种社会文化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默认的理解,以及非交易的相互依赖使企业共同获益。反之,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会导致集群创新的速度和成本,并促进制度和服务环境的改进(秦远建,2006)。

（四）区位分布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可分性、集聚经济和知识密集型特征导致其常集中在大城市。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位置上靠近可以投入依赖、相互溢出、产品非标准化和接近市场（Daniels, 1985; Goe, 1990; Coffey and Bailly, 1992），并使服务企业之间便利地享受相互间的服务（Senn, 1993），客户、同行和外部信息易达性（Illeris, 1995）。

新经济地理学派（Martin, Sunley, Puga, Venables, Myrdal G. 等）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主要有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等。空间集聚的过程由于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以及累积循环效应，市场潜力大的地方总是企业集聚的地方（朱华友，2005）。

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理分析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集聚企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提供品种齐全的有形和无形服务产品；能孕育大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专业化水平，促进供应链分离，加强专业化协作和控制交易费用；集聚后会导致区域创新优势，企业彼此接近，会接受竞争的隐形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

三、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厂商大小、集群内厂商、供应商和顾客联系的程度、集群的定位导向和集群经济效应（Tailor 等，2003）。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都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

传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模式借鉴制造业集聚的模式，主要参考Markusen（1996）的分类标准。

1. 马歇尔新产业区集聚模式 该种集群特征是众多小企业集聚，集群内部有着复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竞争合作关系，和区外的企业联系不密切，集群内部企业间存在长期的合同和承诺，集聚具有地方文化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性突出，集群内企业信息交流频繁，技术外溢效果明显。集聚能够吸引大量顾客，顾客也能够把信息反馈给企业（王辑慈，2001）。东京周边副中心区集聚大量的中小型生产性服务业就属于该种类型，同时具有多样化、多层次和网络化的结构特征（杨亚琴，2005）。

2. 轮轴式集聚模式 该种集群是由一个或者多个核心企业为中心，沿着核心企业进行价值链上下游及其水平方向多方位合作，表现为长期的契约和合同责任，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的配套产业集聚。大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小企业获

得集聚经济 (Markusen, 1996), 集聚典型为纽约市曼哈顿中央商务区。

3. 卫星平台式集聚模式 该种集群由于政府税收优惠和租金以及特殊区位的吸引, 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在一个区域内集聚, 集群内部企业联系较少, 集群的增长性和持续性有限, 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的资源禀赋, 或者政府提供的优惠 (曾国宁, 2006)。Naresh和Gary (2003) 对伦敦、南苏格兰和英国西南部3个金融服务集聚区进行分类, 其中伦敦金融集聚区就属于“卫星平台式”。

4. 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 该集群模式有一个或者多个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或者大学, 因此吸引众多的中小服务企业集聚在其周围。该种集群政府干预程度大, 集群内部市场化程度低, 出于整体利益最大化考虑, 政府会制定积极的技术扩散政策, 企业也会积极执行该政策 (邝国良, 张永昌, 2005), 爱尔兰都柏林、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和印度班加罗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是依靠制定吸引FDI政策的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 (杨亚琴, 2007)。

马歇尔新产业区集聚模式属于内生型集聚类型, 根植性强, 但是企业管理水平相对较弱, 缺少主导企业; 轮轴式集聚模式和卫星平台式集聚模式则属于嵌入型集聚模式, 主要依靠地缘优势、外资政策和低成本优势, 既有政府引导也有大型企业的内生优势, 但集群根植性弱; 政府主导型属于外生型主要依靠政策优惠, 受集群内各企业技术与知识的高度外溢和技术创新投资风险大的影响, 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高运胜, 2008)。

(二)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聚模式

新型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以知识技术型密集服务为主, 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产业链中上下游各种服务相互关联, 相互依存, 企业面对面接触减少既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 又使得敏捷制造、零库存、虚拟企业成为可能 (Coffey, 2002)。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趋势主要有虚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和链群化发展模式 (Aguilera, 2003)。

1. 虚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虚拟产业集群是利用网络所创造的先进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在空间范围的聚集更强调功能的虚拟化和网络化, 集聚突破传统服务业地理范围的局限, 同时协作服务业数量增加, 协作的选择空间更大, 并能够更快成长或者转变方向。集群内的企业将可以以相同的成本、渠道和方式进入同一目标市场, 加强区域经济中集群与其他集群或者企业抗衡的机会和能力 (Park, 1998; Elliott, 2005)。

2. 生态化集聚发展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是企业的简单集中, 而是以产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为基础, 大中小各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基础产业并存, 形成共生互补的生态企业集群, 组织间的关系符合生态关系规律。集群内企业既相互独立, 又要围绕某个产业紧密结合, 优势互补, 龙头企业和专业化配套企业的协作是生态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于秀霞, 2007)。

3. 链群式发展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众多企业围绕某个特定领域纵向和横向发展而延伸形成。当集聚产生的收益大于合作的成本时候，企业会进行有效的分工，且专业化分工会越来越细，并会带动相关行业或者企业发展，产业链也会不断横向扩张；同时，随着产业集聚竞争力的提升，品牌形象不断提高，集聚内的产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向高端发展，新的产业不断脱颖而出，产业链开始纵向延伸（黎继子，蔡根女，2005）。

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使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从集聚走向分散化，集聚模式更多摆脱空间形式，倾向于虚拟化和生态化，更好进行产业链有机整合，区位选择从中心城区向近郊转移（Glaeser，1998），从而降低商务成本，增加对上下游企业的控制。

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演化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演化是从动态角度考虑集聚的发展变化。Swa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产业集群产生的积极效果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存在，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会成熟，这时集群内的拥挤和竞争现象会加剧，集群内企业的进入和成长速度就会降低，最终会导致集群的衰落。产业集聚是个不断演化的社会群落，系统内各要素不断变化，群落内部始终处于不平衡的活跃状态，集群演化时会出现突变的特征，可能是对周围环境力量的突变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也可能是内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组织突变。产业演化要分为内生集群演化和外生集群演化，内生集群主要是依靠市场力量以自发为主建立的集群，外生集群则以政府激励措施为主（郭利平，2006）。

Sam和Kee-Bom（1998）分析了首尔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演变，20世纪80年代生产性服务业则在中央商务区集中，属于单一集聚模式，后来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空间和部门重构，呈现“多核化”趋势，集群演化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Ahokangas和Rasanen（1999）认为，经过产业集群演化的起始阶段，聚集经济效益会吸引各种新企业不断进入集群，集群就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企业之间的相互模仿和同构化（homogeneity），集群将进入趋同阶段；新进入集群的企业数量和企业增长率都将出现下降，因为在成熟的集群环境中，资源竞争将导致成本增加而出现集聚不经济，创业和创新开始出现在现有集群以外的地区，这时整个集群将出现衰亡。Naresh和Gary（2004）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成长和衰落主要因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秦远建等（2006）认为，开发区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动态发展的，集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成本，利益大于成本时，集聚就会成长，包括集群内部企业和吸收新的企业，但是当利益小于成本时，集群就会衰落。

表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成长与衰落的影响因素

	需求方面	供给方面
集聚成长	企业临近顾客	集聚的知识外溢
	顾客降低搜寻成本	专业化投入
	信息外部经济	共享的基础设施
		集聚导致企业间良性激励
集聚衰落	需求市场的拥挤和过度竞争	供应市场的拥挤和过度竞争
	技术中断	垄断或者高度集中化
	顾客需求的改变	落后的基础设施
		强制的商会

资料来源：Pandit, Naresh R., Cook, Gary. The Benefit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sights from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t Three Loc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ing, 2003.

（二）不同集聚类型演化过程

“原发型”和“嵌入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形成机制不同，则有着不同的演化路径。“原发型”需要不断的创新以实现集聚的开放性和非线性等特征，提高集聚的自组织程度，并不断提高积聚的外向度、科技含量，完善市场网络和产业链，建立与市场制度相称的集聚组织网络，实现产业集聚的组织创新与升级（郑文智，2006）。在市场经济下自发产生的“原发型”集聚是充分利用了本地的企业家资源以形成本土化的生产经营网络，“适者生存”的选择机制促使其主动采用不断创新的适应机制使系统保持了强盛生命力。故当系统外部环境达到临界状态时，自组织系统就能够使内部要素高度协同起来，组织成为一种新的结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赵群毅，2007）。

“嵌入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类型属于借助于外力作用而形成的产业集聚，集聚内企业与当地经济系统处于弱联系状态，故产业集聚在开放性、非线性和非平衡发展方面难以满足自组织的条件（Pandit and Cook，2003）。外来企业可能成为集群内部稳定的组织子系统，也可为集群提升组织程度提供要素和对外信息交流的基础，这些都取决于制度设计对其的配套功能性。产业的本土化有助于提升系统的组织化程度，克服由于弱联系所导致产业集聚的封闭性或外移（周明生，2005）。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扩散

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研究企业集聚和扩散共存的趋势。传统经济学认为集聚是为了获得外部经济，当不能获得外部经济时候，经济资源可能考虑向郊区扩散（秦远建，2006）。Scott（1988，1993）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从城市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扩散的现象是源于新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弹性生产方式的出现。Storper和Walker（1989）认为服务业在地域上的布局是建立在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基础上的。Robert 和Daniel（1998）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商务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与在偏

远地区的扩散是同时存在的。Stein (2002) 指出, 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区位模式与它们之间的交易强度相关, 那些不复杂的、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活动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 而那些复杂的、不能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会选择的集聚的布局模式。陈殷和李金勇 (2004) 则认为, 从宏观态势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更多采用集聚方式, 以此带来交易成本节约、可达性增强和业务机会增多, 弥补高的营业成本; 但从微观结构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在部分城市内部又有扩散的趋势, 扩散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关联, 技术发展减少对服务客户企业的依赖性, 同时随着交通运输和通讯发展, 且集聚和分散使城市产业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有序和合理化 (Coffey, 2002)。

西方经济地理学家还认为, 从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在大都市区的空间集聚。根据“豪布斯卡(HOPSCA)”原则, 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须具备“宾馆、商务楼、停车场、商场、聚会场所、公寓楼”六大元素, 通过形态营造和功能整合, 提升区域内的服务业能级, 最终形成知识、信息、资本、人才的集聚 (陈永亮, 2007)。Illeris (1995) 通过区位商^①和就业指标分析北欧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 发现首都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区位商都大于 1, 非都市区区位商则小于 1,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向少数几个大城市集中。Gillespie 和 Coffey 通过对于英国和加拿大进行了研究, 也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区。

由于现代远程通讯发展、城市功能区的空间替代、环境等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也会向郊区发展, 但是中心城区和郊区生产性服务业种类是应该有区别的, Jackson 认为办公应该郊区化, Illeris 认为技术型服务业郊区化趋势更加明显, Hessels 认为多元化的服务企业更加倾向于在郊区设立公司总部。Schamp 对于联邦德国和 Ohuallachoin 对于美国的研究均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均由大都市核心向边缘转移的趋势, 郊区增长率远高于中心市区。阎小培和钟韵 (2005) 以广州市为例也发现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向周边扩散的外向功能。

五、简要述评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模式和演进变化的研究, 对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 使生产性服务业更好融入产业链,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目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主要都是建立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 结合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特点分析研究不够

① 区位商的计算公式为: $LQ_{ij} = \frac{E_{ij}/E_i}{E_j/E}$, 式中, LQ_{ij} 为 j 城市 i 部门的区位商, E_{ij} 为 j 城市 i 部门的就业人数; E_j 为 j 城市总就业人数, E_i 为全国或区域 i 部门就业总人数; E 为全国就业总人数, 用来衡量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 在一特定区域的相对集中程度。

深入,对于集聚内部和外部企业、一个集群和另外一个集群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研究相对较少。从分析方法看,目前主要采用区位商、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统计分析和投入产出等相对传统的方法来测算集聚程度和产业关联效应。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演化有内在成本利益因素及外在的产业政策和城市空间布局变化的影响,既会受集聚区内在的成本和利益因素变动的影响,也会受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城市空间布局政策的影响。目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变化主要还是从静态视角展开分析,更好地从动态视角深入揭示集聚演化复杂的现象及内在机理和规律将会成为以后研究发展的方向。

同时,目前也主要以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商务区(CBD)为研究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中心城市与郊区及周边二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合理分工布局、错位发展等方面则缺少系统研究。另外,政府既要纠正“原发型”集聚过程中产生的“市场失灵”,又要防范对“嵌入型”集聚模式过度干预而影响市场化程度产生的“政府失灵”,提高集聚的“根植性”,恰当发挥政府作用也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问题(高运胜,2012)。

参考文献:

- [1] 陈菲. 服务外包动因机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美国服务外包的验证[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6).
- [2] 程大中. 生产者服务论——兼论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开放[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 [3] 顾乃华, 毕斗斗, 任旺兵. 中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9).
- [4] 郭利平. 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 [5] 刘志彪. 论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规律[J]. 中国经济问题, 2006, (1).
- [6] 陈建军, 陈国亮, 黄洁.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9, (3).
- [7] 王辑慈.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8] 王晓玉. 国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述评[J]. 当代财经, 2006, (3).
- [9] 高运胜. 基于修正钻石模型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政府作用分析[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2, (6).
- [10] Beyers, W. B., Lindahl, D. P. 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ducer Services: Is Cost-driven Externalization the Major Factor? *Regional Science*, 1996, 75.
- [11] Fixler, Dennis J., Siegel, Donald.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9, (10).
- [12] Moulart, Frank and Gallouj, Camal.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The Limits of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 1990.
- [13] Grossman, Gene M., Helpman, Elhanan. Outsourcing Versus FDI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2002.
- [14] Harrington, James W. Jr. Producer Services Research in U. S. Regional Studi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5, 47(1).
- [15] Markusen, James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1).
- [16] Andersson, Martin. Co-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 Producer Services—A Simultaneous Equation Approach. CESIS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No. 8, 2004.
- [17] Hansen, Niles. Do Producer Services Indu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 1990, 30(4).
- [18] Hansen, Niles. The Strategic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3, 16(1).
- [19] Daniels, P. 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ducer Services Growth: The APEC Experienc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August 1998, 39(2).
- [20] Guerrieri, Paolo, et al. Technology Diffusion, Services,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Europe: Is the Lisbon Strategy Useful? IMF Working Paper 103, 2005.
- [21] Coffey, William J. and Shearmur, Richard G.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Region, 1981~96. *Urban Studies*, 2002, 39(3).
- [23] Coffey, William J. and Polèse, Mario.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2.

Literature Review: The Cause, Pattern and Evolv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GAO Yun-sheng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foreign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clustering of producer services based on the mod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ought that factors of production, demand conditions, system,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choice were the main causes of agglomeration. With the wid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er services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and industry-related effects as well as reduction of the requirement of geographic loc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agglomeration mode, producer services emerged in a virtual, ecological and chain cluster agglomeration patter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cause, pattern and relation between cluster and diffusion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and then gives some comments.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evolution